

(← 上接第A12-13版)

另外一类谣言，自然就是夸大疫情，制造恐慌。伍连德深知，杜绝谣言的最佳办法，就是透明公开。在他的主导下，很多地方沿路开始张贴“疫情形势表”，奉天防疫事务所自1911年1月20日开始，每天发布从前一天晚上6点到当天晚上6点的“疫病患者表”，表格里，从本日新患疫到疫死者到患者总数，每一条都非常详细。在这样的举措下，谣言开始明显减少。

第五个问题，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比如土葬。

伍连德经过研究发现，鼠疫细菌在人的尸体上甚至能存活长达6个月，而中国人讲究土葬，疫情高发时，很多尸体甚至就裸露在外摆放，而坟场则成了一个巨大的感染源，这无疑大大增加了鼠疫的传播概率。

但要求尸体一律火葬，却又遭到了很大的阻力，因为这和中国老百姓崇尚“入土为安”的观念相抵。

关键时刻，伍连德得到了施肇基的大力支持，由施肇基不断上奏，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最终拍板：疫区的尸体一律统一火化。

事实证明，伍连德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，都是非常有效的。

6

1911年1月31日，是当时东北疫区的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日子。在这一天，东北疫区的死亡人数第一次出现了下降。

在这之后的2个月里，这个数字一直在持续下降，并没有出现过反复——这意味着疫情指数已经越过了拐点，开始掉头向下了。

3月1日，伍连德记录了东北疫区最后一个鼠疫病例。

到了这时，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：疫情终于完全控制住了。但这场疫情，对当时东北地区造成的伤害，也是显而易见的：

从1910年10月25日至1911年4月18日，仅在东三省，这场鼠疫就夺去了近6万人的生命，其中情况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，有5693人死亡，占到该地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——即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染疫而死。

但换个角度来看，从疫情爆发到疫情结束，这个过程满打满算，也就5个月左右的时间——以当时清政府的能力、东北地区的卫生条件状况和人们对疫情的认知，这场疫情能及时控制住并且没有造成更大扩散，已经是一个奇迹。

而这场鼠疫还有一个意义就是，让中国民众初步普及了现代卫生知识，让国家初步确立了防疫制度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伍连德确实功不可没。

1911年4月3日至28日，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“万国鼠疫研究会”，大会的主席是伍连德。来自英、法、美、俄、日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专家出席了这场会议——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。

2007年，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开了1901年到1950年之间的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。在1935年的“生理学或医学奖”候选人中，人们找到了一位获得提名的中国人。



▲在火车上被隔离的妇女和儿童

他是那50年中，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。

他叫“Lien-Teh Wu”。

没错，就是伍连德。

馒头说

曾经获得过1958年诺贝尔医学奖的乔舒亚·莱德伯格 (Joshua Lederberg) 说过一句话：

“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，就是病毒”。很多人当初听到这句话时，觉得很诧异，但仔细回想一下，其实不无道理。回顾人类历史，造成最多生命消失的其实不是战争，是细菌和病毒造成的瘟疫：

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算上平民一共死亡1600万人，而一次“黑死病”仅在欧洲就夺走近3000万人的生命；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约有7000万人死去，而天花病毒在18世纪大约夺走了1亿以上人的生命。

远的就不去说了，就说眼前的这场我们与病毒之间的战争：从一个市场开始，到一个城市，到一个省，到全国，到一个大洲，再到全世界，蔓延之快，影响之大，让人心悸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从小的方面来说，我们看到了很多闪光点，很多动人事迹和感人画面，但也看到了很多可以改进、值得反思乃至必须要检讨的地方。我们应该认识到，在这种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危机面前，我们不能每次都把希望寄托在具体的某一个人上面，无论是伍连德还是钟南山，而是应该有一套能立刻高效运转，每一个环节都不应该出现纰漏的成熟机制和体制——在这一方

面，我们依旧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。

而从大的一方面来说，如果上升到整个人类层面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时至今日，人类科技文明的发达已远非我们先辈们所能想象，上天入海，似乎无所不能。但在未知细菌和病毒面前，我们的人类文明却又像一棵随时可以被掐断的小草一般孱弱——我们的这份自信，又是从何而来？

前两天看到某卫视新闻采访一名医务工作者，连夜操劳的他，在镜头面前依旧保持昂扬的斗志，他不无悲壮地说：“只要精准防控，精心医治，在人类面前，任何疾病都是微不足道的！”（大意）

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，也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，但总觉得他的话有些地方好像不太对。半小时后，当地的本地新闻再一次播放这条消息，电视编辑把“在人类面前，任何疾病都是微不足道的”这句话给删掉了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位编辑做得对。

作为这个星球的万物之灵长，我们人类还是要时刻保持一颗敬畏之心。有敬畏，不等于选择放弃。正相反，有了敬畏，才会在事前防微杜渐，而即便是灾难发生后，也会在退无可退之际，爆发出昂扬的斗志和巨大的能量。

人类和病毒之间的博弈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

我们要学会会有敬畏之心，那是对大自然应有的尊敬。

但面对威胁到人类生命的敌人，我们绝不会放弃投降。

加油！加油！

（本文载于微信公众号“馒头说”，版权归属原作者。）